《八十一梦》之我见

吴腾凰

重庆的一片乌烟瘴气，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任何一个稍有良心的人，对这些家伙的活动，没有不满怀极大愤怒的。

《八十一梦·自序》

挥戈上阵

抗日战争是伟大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搏斗，是正义与邪恶在血与火中的较量。从战争一开始，国民党政府就暴露了自己的专制腐败和执政的无能，严重地干扰和妨碍了战争的顺利进展。特别是当雾都重庆变成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以后，更加彻底地暴露出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腐败和肮脏。官吏们无视国家民族的兴亡，趁机抢夺金钱；投机奸商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军界利用手中的武器，公开走私贩私；下层职员，钻营商机，以麻将度日。掌权者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横行于世，无法无天。整个一座“雾重庆”乌烟瘴气，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丑举目可见。而大批逃难者和一般市民，在敌机轰炸下，在物价飞涨中，啼饥号寒，饿殍载道，尸陈遍野，惨不忍睹；那前方浴血奋战的万千将士，在枪林弹雨中与日寇寸土必争，流血牺牲……面对此情此景，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张恨水，作为有气节有良知的作家张恨水，作为满怀爱国热情的报人张恨水，他怒不可遏，心潮难平，决心从“穷人没饭吃入手”，“把那些间接有助于抗战的问题和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都写出来。”张恨水先生努力超越自我，从过去只对黑暗社会的“冷潮”改变到直接揭露社会黑暗现实，进一步“反省国民性弱点”。他为了避开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便采用了社会讽喻小说的手法，运用“梦”的形成，“寓言十九，托之于梦”。在十四个梦中（建国后出版的只保留九个梦），把各种丑类都一一淋漓尽致地展列于众，将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和事，以梦讽喻，给予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在讽刺、挖苦、夸张、怪诞中，在嬉笑怒骂中，让读者“对当时的社会感到不满”，产生愤怒和仇恨，激发抗战的觉悟、力量和信心。

鞭挞群丑

《八十一梦》，不管是十四梦本，还是九梦本，每一梦都是一个短篇小说，都是第一人称“我”所做的一个梦，梦中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人和事，也可以说是“三亲”资料的实录。读者跟随着新闻工作者的“我”在“天堂”、在“狗头国”、在“忠实新村”、在“金寓”等地遨游，去参观官僚的贪污腐败、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雾重庆”昏天黑地、千奇百怪丑类的恶劣表演。

在“天堂之游”里，南天门前面的柏油路上，流线型汽车，像穿梭一般一辆接着一辆，奔跑着、飞驰着，而在那广场中间的铁架上却嵌着八个跃眼夺目的大字：“一滴汽油一滴脂膏”。旁边又立一张标语正对着来往飞驰的小轿车，对着那“日暮驰车三十里，夫人烫发进城来”的现实，是多么入骨的讽刺和嘲弄啊！又贪又懒的猪八戒当上了南天门警察署的督办，一切“货运到了他那里，不但不要纳税，运费还可减免。”八戒警长还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说：“我除了高老庄那位高夫人之外，又讨了几位新夫人。有的是董双成的姊妹班，在瑶池里出来的人，什么没见过，花得很厉害。有的是我路过南海讨的，一切是海派。家用开支浩大，我这身体，又不离猪胎，一添儿女，便是一大群，靠几个死薪水，就是我这个大胖子，恐怕也吃不饱呢。”“我”继续在“天街”上行走，突然看见潘金莲从一辆敞蓬汽车上跳下来，她“穿了一套入时的巴黎新装，前露胸脯，后露脊梁，套着漏花白绸长衣，光了双腿，踏着草鞋式的皮鞋”，直奔“站在路当中指挥交通的警察”，“伸出玉臂，向警察脸上，就是一个巴掌劈去。警察左腮猛的被她一掌，打得脸向右一偏。这有些凑近她的左手，她索性抬起左手来，又给他右腮一巴掌。两耳巴之后，她也没有说一个字，板着脸扭身来，就走上汽车去，那汽车开着就走了。”“我”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幕感到震惊，便向同行者济颠和尚发问，他说：“宇宙里怎么能平？平了就没有天地了。”他又对我说：潘金莲的丈夫西门庆如今是“十家银行的董事与行长，独资或合资开了一百二十家公司”，“钱上十万可以通神。”读了这一节，当时重庆的读者谁不会联想到轰动全市的孔二小姐乘车兜风打警察耳光的新闻，谁不会从西门庆联想到历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我”又看见一座十分豪华的公馆，通往公馆的空中电车道，竟然修在一个硕大的铜钱眼里，“钱眼的四方，各嵌一个大字，合起来是‘孔道通天’”。“天堂之游”让每位游客不得不进行一番尖锐而又痛苦的深思，“天堂”不就是如此吗？！

在“我是孙悟空”里，“我”变成了齐天大圣孙悟空。在无维山无情洞前，“我”被金、银、铜诸妖用黄雾迷魂阵挡住去路，无计可施。幸巧遇到伯夷和权齐馈赠的蕨薇含在口中，才放胆喊出“我大圣咬根草也可以过活，你那妖法怎能害我”的豪言壮语。后来“我”又利用“犬既逐臭，鹰又追腥”的习性，调遣廉颇大将军拉屎、猪婆龙吐涎降服了妖手下的鹰犬。接着“我”又遇上了三妖的后台一个黄金骷髅的通天大仙，在那“雾气腾腾，天地变色，日月无光”的鬼境界里，她挥舞着“一只无可比拟的大手向地面缩了去。那手上的每个手指，套有黄金、白金、赤金、钻石、宝石的戒指”，口中向我质问着：“正气卖多少钱一斤？”硬将“我”孙大圣逼到南天门，“我”才得以脱险。这么一位道法无边的女妖——通天大仙暗指的是什么人，读者谁不明白！

在“忠实分子”里，“我”要到一个地方“去看宇宙里最忠实的人”。谁知进“忠实新村”的大门要交一块钱的入村券，连村民本身也不例外。里面的“公道旅馆”为了捞取“爱国的名声”，在旅客住宿费中加三成的慰劳费。那打着“洁净”，“忠厚传家久，清廉养性真”招牌的生意人钱老豹、王老虎，“见着了洋钱，犹之乎狗见了骨头一样，丝毫不肯放松，一口咬住，拖了就跑，谁人和他作上了来往，那就连本带利，休想拖出一文，只有完全奉送。”至于讲到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他们连去年捐的五角钱的收条都举出来亮一亮，今年就不再想捐了。“我”不得不发出这般的感叹：“假如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征求最忠实的人领奖一百元。那么，不难把全市的人，都变成宇宙里最忠实者；反过来，有一群难民待救，征求最忠实者每人捐助一百元，那恐怕忠实者，就变成了人类中最少数的分子。”这将那些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人话不干人事、打着抗日救亡旗号干着卑鄙罪恶勾当的一帮丑类画得真是逼真啊！

在《号外号外》里，“我”看到了“舍寓主人”，绞尽脑汁妄图发国难财的行径；看到了五老板、算命先生、同学会要发胜利财所打的如意算盘。这一切都让“我”清醒：“天下事，无论好坏，一切都是富人的机会，一切都是穷人的厄运！”在“生财有道”中，“我”发现了只顾个人利益不问民族死活的教授和职员；在“退回去了二十年”里，“我”观察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实，夫人说了算，夫人就是组织部；在“狗头国一瞥”里，一切都是外国来的好，连外国人的耳光都好，“外国人的耳光是比本国的耳光要值钱一百倍”。那一副副洋奴丑态活灵活现，令人作呕。“在星期天”里，把打牌、吹牛、谈天、品茶、消遣当作营生，无情地鞭挞了那些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逍遥派。在“北京之冬”里，对“五四”时代高喊“我保证”“民国二十九年，我们依然在为‘解放和改造而奋斗’”口号的精英们而今演变成“雾都”要员的贪污腐败分子，作者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使这批新官僚也无处藏身。

自我超越

《八十一梦》无论从创作指导思想还是艺术形式，无不证明作者的小说创作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跃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权威评论家指出：《八十一梦》“是张恨水后期创作中最重要作品之一，也是他公认的代表作之一。”我以为，在下面三个方面作家超越了自我。

一、创作指导思想上的超越。“九·一八”事变之后，作家的创作思想就产生了变化，他不再冷眼观察世界，而是以极大的民族热情写出了坚决抗击外国侵略，鼓励民众投身抗日斗争的《弯弓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作家在各地特别在陪都重庆看到统治者的腐败昏庸，令他深刻认识到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最大的障碍就是民族精神的弱点和社会腐败的痼疾。作家在这场民族危亡的大是大非面前，看清了社会问题的本质，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八十一梦》里，作家以无敌的胆识和大无畏的气概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最高当权者“四大家族”，痛骂三尊菩萨；作家同样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笔触鞭挞了那些唯利是图、空谈误国、麻木不仁、损人利己的“丑陋中国人”。鲁迅先生当年在日本的“幻灯”事件，将他推入“绝望”的深渊，后来做起用文艺“改变精神”的“文学启蒙梦”。鲁迅先生小说创作成了鲁迅本人心理活动和自身灵魂的直接投影，张恨水先生的《八十一梦》也正是作家将自己的内在世界外化成最得意、最诚实、最深刻和最丰满的晶体。

二、艺术形式上的超越。《八十一梦》是作家在吸收和借鉴了《西游记》《镜花缘》和《儒林外史》等许多古典小说艺术特色基础上，结合自身的艺术素养，进行再创造而形成的独特讽喻作品。作家在作品中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和文学家的深刻洞察力，再用梦的形式，将“雾都”发生的诸多新闻变成“我”之梦。梦又用寓言的外壳包装一番，这样既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去飞翔，又能挥洒自如地去讽刺、嘲笑、戏说、挖苦，使小说亦庄亦谐，在讥笑中产生美的效果。作品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于一炉，让读者在嬉笑怒骂中受到教育，得到启迪。什么“一切罪恶都成合法”，什么“这世界是贿赂胜于一切”，这不是人妖颠倒、黑白不分了吗？！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

在现代文学上就讽刺艺术来讲，鲁迅的深刻，老舍的幽默，沙汀的辛辣，张天翼的激愤，这是大家公认的，那么张恨水先生在《八十一梦》中的沉稳、写实，温和中带有几分刻薄，嘲讽中不泛哲理的光辉，这是作家对讽刺艺术的奉献。杨义先生在《张恨水的三大奇书》中说：“张恨水不是因写章回小说而被说成不够‘新潮’吗？我看《八十一梦》的表现形式，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比某些循规蹈矩的新文学作家还要现代。”袁进在《张恨水评传》里对作家在艺术形式上的超越给予的定位更为确切：“由于采取了‘梦’的结构，各单元自成片段，集中讽刺某个侧面，改变了古代小说通常具有的结构松散的毛病。‘梦’的形式也使作品具有更强的想象力，说古道今也显得更为自由。它为中国的社会讽刺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社会容量更为巨大。”

三、从传统文人到新作家的超越。《八十一梦》的发表，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界进步人士的赞评，单行本出版发行后，成为大后方最为畅销的一部小说，延安也接着印刷出版。在那个年代里，它是同类小说中的佼佼者。作家当年从鸳鸯蝴蝶派朋友身边走来，带着通俗小说家的旗帜，如今经过抗战风暴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的影响下，他的“叙述人生”的创作道路更加广阔了，传统文人的人格品性、文化修养更加升华了。《八十一梦》的问世，赢得了老舍的表扬，称赞他坚持走“大众文艺”道路；茅盾先生称他是使章回体延续新生命的第一人；王元化从“细腻的观察力”、“活泼的描写手腕”和“严肃的写作态度”等方面将作家的作品与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比较后说：“时间会使某些新文学家衰败，也会使某些旧小说家新生。”《新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和评论，明确指出张恨水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步伐，走进了新作家的行列。

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不朽的，它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也是永生的，对它的阐释也是无穷无尽的。随着阅读对象、时间、空间的不断变迁，对诸如诸葛亮、曹操、宋江、林冲、贾宝玉、范进、阿Q、骆驼祥子和张恨水在《八十一梦》中所创造的钱惟重、通天大仙等成功的艺术形象，我们从文学本性上将会给予无穷无尽的理解。作家在《八十一梦》中所塑造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雾都”的一个个丑类模样，与当今社会产生的一个个贪污受贿、造假制假贩假的败类何其相似乃尔！

**作者简介：吴腾凰，滁州市文联原主席。**